

# 太空神探

鲁文基

LU WEN JI

SPACE

DETECTIVE

揭开  
深夜中海妖歌声之谜

鬼屋中钢琴自己弹奏  
乐曲的原因

重现东吴名将陆逊  
打败刘备的厮杀场面

见证亿万年前宇宙  
大爆炸的情景

绿杨 著  
心乙 编选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太空神探

鲁文基

LU WEN JI

SPACE

DETECTIVE

绿杨 著  
心乙 编选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太空神探鲁文基 / 绿杨著 ; 心乙编选.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6

(科幻文学馆)

ISBN 978-7-5306-6019-5

I. ①太… II. ①绿… ②心…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8352 号

选题策划:成 全

美术编辑:郭亚红

责任编辑:成 全

责任校对:魏红玲

---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70 毫米 1/16

字数:206 千字 插页:2 页

印张:14.25

版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

## 绿杨与鲁文基

吕哲<sup>①</sup>

绿杨,本名李钜康,祖籍广东番禺,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上海,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曾任池州卫生学校内科教研室主任、池州地区医院内科主任、副教授,上海科普协会天文组会员。绿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科幻科普创作,几十年间发表作品近百万字。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活跃在中国科幻“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和“新生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著名科幻作家之一。

绿杨的科幻创作始于一九八〇年。这年,他的处女作《黑色的死亡》发表在《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的前身)杂志上。小说描写了一位客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林迪文发明了一种用电磁波治疗脑瘤的新技术,然而因为他执意要携这项技术返回祖国,结果遭到“敌对分子”设计暗杀。“我”身为林迪文女儿林莉的同事,最终揪出了杀害林迪文的真凶,并让凶手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像所有优秀科幻小说一样,《黑色的死亡》预言了“伽马刀”技术的出现,也奠定了他的硬科幻写作风格。另一方面,从情节安排和人物设计上看,《黑色的死亡》明显受到了童恩正的名作《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影响。

---

① 吕哲本名刘健,从事国内科幻文学研究近二十年,发表科幻评论文章近百万字。

绿杨早期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继《黑色的死亡》后,又创作了《难圆玫瑰梦》、《缺席审判》、《铁血人》、《鸡尾酒》、《遗物钓鲨》等多篇科幻小说,涉及生命科学、遗传工程、宇航探险等诸多前沿领域,充分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以及驾驭故事情节的创作能力。其中,《难圆玫瑰梦》和《遗物钓鲨》分别获得了一九八九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优秀奖和一九九二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三等奖。

绿杨早期科幻创作的文学化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不少作品的科幻元素很淡,在小说情节中主要是承担“机关布景”的作用。这与当时童恩正“宣扬科学的人生观”,并积极向主流文学靠拢的创作理念相一致。但也有一些作品像《铁血人》、《鸡尾酒》则纯粹以科学构思为基础架构故事,注重严谨的科学逻辑,具有强烈的科普色彩,这种科幻特色成为他后来创作追求的重心。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绿杨老师陆续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构思并创作了他最具影响力的系列科幻故事——主角“鲁文基”的故事。鲁文基系列的时空背景被设定在并不遥远的近未来,故事的主角是长年住在空间站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天文学家鲁文基教授和他的助手、年轻漂亮的梅丽小姐。两位主角都个性鲜明,彼此映照:鲁文基教授德高望重、态度严谨、学养丰厚,但脾气有些古怪,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而梅丽则是个性格外向、语风犀利、活力十足的年轻女性。这一老一少虽然性格迥异,但又配合默契,是忘年之交,可以说是一对颇具喜感的搭档。而这对搭档在面对各种谜团、危险和挑战的时候,总能靠科学智慧解决问题,化险为夷。可以说,作者把“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用生动形象的故事情景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鲁文基系列的首篇作品《鸟巢里的笑声》发表在《科幻世界》一九九三年第八期上。此后,绿杨又陆续创作完成了十余部鲁文基作品。其中,《黑洞之吻》(《科幻世界》一九九七年第八期)为绿杨老师赢得了一九九七年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

总的来说,“鲁文基系列”体现了一种科学乐观主义的精神。如果说柯南道

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是逻辑推理的化身，那么绿杨笔下的鲁文基就是科学智慧的化身。鲁文基与助手梅丽既没有超凡的能力，也没有蝙蝠车，而每每在故事中化险为夷，完全靠的是渊博的学识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一来，原本生硬抽象的“科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化身，通过鲁文基教授，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品中所蕴含的科学内容，有效地实现了科学普及之目的。在当今中国科幻文坛，能有这样自觉的创作追求，能够把文学技巧与科普目标融为一体的作者，无人能出其右。当然，“鲁文基系列”的成功绝非偶然。他首先体现的是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构建故事的卓越能力。在这两方面，与其说作者靠的是天赋异禀，倒不如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积累。在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绿杨是极少数长期同时从事科普与科幻创作的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或可说，绿杨通过科普创作发现了隐藏在硬邦邦的科学知识背后的知性之美，而这种科学之美又通过他的科幻小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也就是绿杨的科普派科幻小说与“用故事送服科学知识”式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浑然一体，后者则是机械式填鸭。

除了科幻小说创作外，绿杨老师还在杂志上开辟了《科幻之翼》、《真幻平台》等科幻科普专栏，普及科技前沿知识，启迪科幻创作灵感。直到临终前，他仍在构思新的科幻作品。作为坚守在当代中国科幻界的一位老兵，绿杨老师的人品与风骨在圈内有口皆碑，是所有中国科幻人应该学习和继承的榜样。

## 目录

- |     |          |
|-----|----------|
| 1   | 鸟巢里的笑声   |
| 7   | 雅典娜号案件   |
| 15  | 星使       |
| 23  | 古刹之光     |
| 29  | 博物馆里的较量  |
| 37  | 鬼屋       |
| 43  | 死城月食     |
| 49  | 空中袭击者    |
| 55  | 沧桑的影子    |
| 61  | 永恒的影子    |
| 73  | 失落的影子    |
| 83  | 情系反宇宙    |
| 99  | 嬗变       |
| 111 | 德宝隆医院的秘密 |
| 129 | 耶和华之剑    |
| 143 | 真实的幻影    |
| 163 | 天演       |
| 191 | 消失的银河    |
| 203 | 黑洞之吻     |
| 221 | 编后记(心乙)  |

## 鸟巢里的笑声

鲁文基教授的应聘启事十分简单：鸟巢空间站应聘助手一名，兼理家务，薪金菲薄。

老教授先前已辞退过好几名助手了。有个大爷只干了三天，教授嫌他咳嗽声音大，所以撵回去了；换个小伙子，做菜时放盐不用天平称，也被炒了鱿鱼。总之老头难侍候。梅丽应聘时也风闻教授脾气古怪，但是哪个老头不怪？科学家就更怪。老教授待在空间站三十年，既不出门也没人去，要不古怪才真怪呢。这没什么，于是她去了。她体验到的头一件怪事是老头并不像嘴上那么刻薄，她一手经管的空间站收支往来教授从不过问，更不查账。第二样怪事是老头也有不啰唆不骂人的时候，这时梅丽为了解除空间站的寂寞枯燥，可以借个机会给教授找点麻烦气他一气，以作为对先头受到训斥的小小报复。

一天，教授倚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梅丽整理着桌上的文稿，一边轻声哼着“在那遥远的天边……”教授忽地睁大怒目：“你这叫人不心烦吗？宇宙是封闭的球体，天哪有边？”

“哦，我打断你的思路了。”梅丽笑着把话岔开，“教授，昨晚电视新闻说……”

“新闻说什么和我没关系！”

“这次可有关呢！广播说有个危险的抢劫犯在空间流窜作案，昨天还洗劫了一



艘货运飞船,出事地点就在这周围空间站。”

“电视台应该讲给警察听,而不是我。”

“警察当然知道,我们自己也要提防着点。”

“不管他。空间站里现金不多,书他也不会要,还有什么可抢的?哦,我忘了,那位好汉说不定会抢个压寨夫人呢,是要提防着一点。”

梅丽脸红了:“人家讲正经事,你却胡说。”

“好,好,是我疏忽了。罪犯是什么人?”

“广播说一米八的个子,蓝眼,左边有颗金牙。”

“我们有武器。把枪拿来,我练练。”

“不用练。”梅丽见教授认输,决心反击一下,“罪犯来,你闭着眼也能击中。”

“我枪法还可以,很少失手。”

梅丽笑道:“我看过射击记录,你命中率是百分之一。今年你打过九十九枪,根据概率下一枪可以命中。”趁教授还未领悟过来,梅丽追加一句:“但你得闭着眼打。睁开眼就难命中了。”

教授气得涨红了脸,梅丽不等他发作立刻收兵:“看窗外!流星,你试试枪法好吗?”

“我怎么看不见?”教授有点气恼,“我年轻时眼力比你还好。”

“在这边。”梅丽突然激动起来,“是艘飞船!航向对着我们,还有灯光!”

“你没看错吗?也许是邮船送东西来了。”

“今天没邮船来,不是。灯光在闪,向我们打信号哩!你记下来:四点,H。一点一划,A。一点一划两点,L……是友好信号。”

“友好,哼。不是巡逻队便是旅游的,无非想来歇歇脚,骗点吃喝。恕不接待!”

“他用灯光联系,可能是无线电坏了请求帮助的。空间法律规定不能拒绝求助者。”

“对了,还有那个抢劫犯我都忘了。这人还在使用老的莫尔斯电码,表明他不懂新电码。”

梅丽沉思片刻:“未搞清楚来人身份前我们无权拒绝接触。若是罪犯,我们先

稳住他,再用无线电报警。除非他伤害人,我们不要开枪。”

来客的外表确实不甚高雅,穿件褪尽了色的皮上衣、牛仔裤。长发披肩,胡子够半尺。

教授愕然:“小梅,这人活像个乞丐。”

来人微笑,用世界语说:“我听不懂这位先生的话。我叫朱·帕凯……”

教授大笑:“他叫猪八戒?”

梅丽赶忙用世界语向客人解释:“这位鲁教授说他衷心欢迎你,他高兴得要疯了。”

帕凯显然乐坏了:“谢天谢地,只有人类才会这样开怀大笑。我总算找到地球的同类了。”

“小梅,问他身上有虱子没有。”

“教授问你,你和人类失去联系很久了吗?”

“太久了,我连做梦也想着回到人间。你们知道有艘叫巴摩那号的航船吗?我是它的驾驶员。”教授记得有这回事,巴摩那号几十年前突然失踪,从此再没有音信。帕凯继续说,飞船被外星人掳到一颗 M 星上,M 星人通过他研究地球的文明情况。他在 M 星住了很久,完全熟悉了他们的语言和生活,只是不能回家。

梅丽问:“你在 M 星住了几年?怎样回来的?”

帕凯无法回答时间概念的问题,因为他是被时空转换的方式送到 M 星的。“我能回来是很偶然的。那里发生了星际战争,一夜之间 M 星全线崩溃,入侵者漫天而降。在敌人迫近时一位 M 星科学家奉命送我出逃,把我带到巴摩那号跟前对我说:‘快登船,我点火送你走。’我不知道怎样回到这三维世界的,当我神智恢复后我的飞船正在漆黑的太空飘游。船上没有星图,不知道方位,就这样盲目地游荡,直到我突然看到你们这空间站为止。我总算九死一生了。”

“小梅,他准是从旧报纸上读到巴摩那号事件的。”教授越想越可疑,“这个人一米八的个子,蓝眼睛,别信他的一派胡言。我来请他喝酒,你到电讯室去报警。”

“一米八高、蓝眼睛的人很多,要再摸摸底细才能报警。”梅丽微笑着转向客人,“帕凯先生,教授建议你先洗个热水浴,吃点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样

把你送到地球去。”

“太多谢啦！热水浴，地球食品！”帕凯脱下上装搭在椅背上，吹声口哨走进浴室。

梅丽问：“我们该怎么办？”

教授想了想：“依你，再了解一下。我们看看他口袋里有证件没有。”梅丽从帕凯上装里掏出一张卡片：“有证件：宇航员，朱·帕凯。特征是蓝眼，身高一米八，没错。右边有颗金牙……怎么是右边？广播说罪犯金牙在左边。”

教授一把拿过来：“我看看是谁发的证件，以前的老证件我认识。眼镜呢？小梅，拿眼镜来！”

“就在你鼻尖上，请向上推一下就行。”

“太空中心签发的，二五〇一年。好像是真的。小梅，他的金牙究竟在哪一边？”

“不知道。他没张开嘴，胡子又那么长。”

“等会叫他张嘴看看，要是在左边就报警。”

“嘘，”梅丽放回证件，“他出来了！”

帕凯剃掉胡子，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现在我不那样难看了吧？”梅丽端上一盘五香煮蛋，帕凯拿过一个就向嘴里塞。教授叫起来：“嘴要张大点！不，要像我这样‘啊——’才行。”

帕凯望着教授的嘴惊疑不定。梅丽忙解释：“教授有个规矩，餐前总要祷告一下。他刚才说上帝保佑你平安归来。啊——门！”

“哦，当然。愿上帝赐福你们。啊——”

早就猫腰瞄着他嘴的教授霍地拔枪指着他：“别动！金牙在左边！小梅快去报警！”

帕凯不知所措：“小姐，是要抢劫我吗？”

教授气红了脸：“呸，你才是抢劫犯呢。这猪八戒真会倒打一耙！”

帕凯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他说些什么？我可一文钱也没有。”

教授用世界语说：“帕凯先生，别演戏了，你就是警察在追捕的抢劫犯！”

“我抢劫？上帝作证，是你在用枪对着我！”

梅丽说：“警察在追捕一个人，又和你一模一样，左边也有颗金牙。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不是我！我金牙在右边。”帕凯把手指伸进嘴里一摸，咦了一声，金牙的确在左边！帕凯自己也糊涂了。但是，教授也开始糊涂起来，证件上明明白白写着在右边，怎么跑到左边去了呢？愣了半天才说：“小梅，他也许不是逃犯。他在宇宙空间绕行过一圈，的确可以出现这种左手系和右手系的相互转换。”

“什么转换？”

“整个人左面和右面反转过来，像照相底片一样。不过我没法证明他刚才说的通过时空转换到达 M 星是不是真话。要是真的那就对了。”

“这个我有办法验证！”梅丽飞快地打开药柜取出副听诊器按在帕凯胸前来回听，“心脏在右边胸膛里！他的内脏也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教授嘘了口长气，放下枪：“这位先生说的是真话，警察要抓的不是他。”

梅丽抱歉地：“帕凯先生，误会了。电视广播的警告使我们不得不加倍小心，请别介意。”

帕凯笑了：“我不介意。不过真有个罪犯这么像我吗？”

“广播是这么说的。现在恰好又到下午新闻时间了，你自己看一看吧。”梅丽开了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位金发蓝眼苗条女郎，身后站着两名警察。广播员说：“空间劫犯已于今晨缉拿归案，该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三个人相视片刻，不禁放声大笑。



## 雅典娜号案件

“教授，客人等了两个钟头了。”梅丽怯生生地探身进来，等着鲁文基发火——他最恼的就是工作时有人打扰。但这回老头子倒没跺脚，只是拉长了脸，“你也真会催，是我欠他们钱了，还是欠你的？”

“不欠钱。华尔顿夫人和律师巴巴地从地球赶来这边，是要和你商讨一件要事的。”

“他们要谈，你就说‘教授闲着哪，正缺人聊天’？”

“不是，”梅丽笑了，她看准老头今天好像没多大火气。“我说老教授正忙着哪。但他心地最善良了，一贯乐于助人，就是再忙也会……”

“算了算了！你当我会吃这一套？”鲁文基把手直摇，“不过嘛，那位夫人上年纪了吧？又是远道而来，想必也是急事。好吧，让他们进来。”

华尔顿夫人年已花甲，仪容端庄，举止高雅。他的律师大腹便便，衣着讲究，仪表威严。

夫人向教授微微欠身，开始讲述她的不幸遭遇。“教授先生，你知道雅典娜号空间站吗？”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似乎是个不大的空间实验室？”

“正是。我的儿子罗塞·华尔顿就在这个空间站里工作，现在他遇上麻烦了。”

夫人的声音带着忧戚,但很镇定,“空间站里有六名科学家,主要是从事通过外科手术给动物移植人工智能的研究。为了防止发生动物逃逸引起祸患,所以这项研究就放在空间站里进行。站长是鲍曼博士,由他领导着整个研究工作。还有两个机器人——长脚先生是副站长,负责管理行政事务;王子先生是位出色的厨师。我儿子华尔顿是神经外科医生,在雅典娜号上工作两年了,差半个月就可以按约返回地球了。”

华尔顿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在这一刻灾难降临了。一座化学反应炉突然发生了爆炸,在一个密闭的空间舱里出了这样的事是非常可怕的。后来的事情,请你听听这盘录音带就知道了,它是我儿子罗塞·华尔顿获救之后亲口讲述的。”

罗塞忧伤的声音重述了那段可怕的经历。

“我被震昏了过去,长脚在我头上浇了盆水后我才清醒过来。室内一片漆黑,长脚用电筒照着我的脸,说:‘罗塞,好像只有你和我还活着。’他把电筒扫了一圈,我看见王子躺在地板上。他头部的接缝像破西瓜般全部裂开了,电线和集成块露了出来,地板上还散落着小齿轮和一些零部件,有个平衡陀还在呼呼地转着。我们的站长鲍曼博士倚在墙角上,脸如死灰,胸部以下净是翻开的皮肉和断骨,到处渗血不止,但似乎还没断气。另外四位科学家比鲍曼更惨,几乎没剩下什么,只是一摊摊残缺的骨肉和血迹。我惊得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长脚却很冷静,吩咐我快去检查一下维生系统有没有损坏,他自己则打开无线电向 SHC 系统发出呼救。”

罗塞的声音停顿了一会。鲁文基说,“我曾参加过对 SHC 的设计,它是一座在太空轨道上巡逻的无人管理的全自动机器,负责指挥空难事件的救援。”

罗塞的声音继续说:“长脚向 SHC 报告了情况。它静默了半分钟,大概是在检索雅典娜号的档案资料。接着它问:‘鲍曼站长能活过来吗?’”

“‘快咽气了,SHC 先生。’”

“‘那么,按照职务,从现在起雅典娜号归长脚先生指挥,华尔顿先生应服从长脚的命令。但是华尔顿先生,我提醒你,你的上司长脚先生是机器人。根据《人机法》规定,人类有权不执行机器人的错误指示。好,现在你们先行自救,保证维生系统能工作四十八小时,以待救援飞船到达。其次,要尽一切可能救治受伤人员。最

后一点是保护好雅典娜号的研究资料。还有什么问题吗？’

“长脚问：‘发电机坏了。我必须拆下无线电的电源来做照明之用，我们没法保持联系了。’SHC 回答：‘可以。祝你们好运。’”

罗塞的声音继续说：“遵照 SHC 的指示，我们开始工作。长脚说，‘你是外科医生，想办法救活鲍曼吧。’我们搬出仪器检查了他的各项生命指标，情况很令人丧气。我说，‘失血太多，重度休克，已经濒临死亡了。’

“长脚发怒了，‘那么赶紧输血呀，我们有备用的人造血浆。’

“我摇了摇头，‘无济于事了。躯干到处渗血，这头输进去那头马上漏出来。创伤面那么大，都烂糊糊的，没法子止血。’

“‘该死的，你没办法了？SHC 的指示是要尽一切可能救治伤员。一切办法！懂吗？’他想了想，‘哎，等一等，鲍曼的身体是碎了，头部好像没有什么伤？’

“‘你还嫌少？不错，脑细胞可能还活着——至少暂时是这样。但这有什么用呢？没有身体，头颅是活不下去的。’

“‘换一个完整的躯体！’

“我摊开双手，‘哪里有完整的身体？那四位什么也没剩下来。唔，你是说用王子的？鲍曼是人，王子可是个机器呀！’

“‘一点不错，这和病人移植人造心肺一样。移植一个人造的躯体，并不会改变头脑的意识，鲍曼还是原来的鲍曼。这手术和你换猴子的头颅是一样的，不会有技术困难吧？’

“‘技术困难倒不大。只是鲍曼以后带着个机器身体……’

“‘总比去见上帝好些吧？别耽误了，赶快动手。’

“于是我摆开手术器械，三下五除二地拆卸掉王子破西瓜似的脑袋。这时鲍曼瞳孔已经放大，游丝般的呼吸也没有了。我不敢迟疑，摸准了他第六个颈椎骨下端，用手术刀使劲切了下去。”

听到这里，华尔顿夫人按停了录音机。“出事之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后来，他们两个和鲍曼都被救援船带回到地球上。鲍曼继续在疗养——当然了，带着个机器的身体。”



鲁文基耐不住打了个呵欠，“这不就完了吗？”

“没完，教授。罗塞受到了法律的起诉，他幸免于大难后却面临着将被投入牢狱。”夫人动容地忍住了一声抽泣。律师解释道：“华尔顿先生违反了‘禁止把人改造成机器’的法律规定。按规定，半数以上主要器官是人造制品的人便算是机器人。这是因为现在五脏六腑都有人工制品，移植又很容易，人和机器的界线就越来越模糊，所以不得不用法律来限制。华尔顿先生正是触犯了这一条款，而触犯这一条的可以按谋杀行为来论罪。”

鲁文基皱起了眉头，“鲍曼难道不知道，在那种场合下，只有这样做才能救他的命吗？”

夫人说，“不是鲍曼，是检察官提出公诉的。”

律师转向华尔顿夫人，“这是个法律问题，夫人，科学家是搞不清这些法律程序的。”

鲁文基没打算和律师争论这个。“不管是谁提出指控，罗塞是按照长脚的命令行事的，只是执行命令，不是决策者。主要责任不在他身上。”

律师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是执行命令——执行一个机器人的错误命令。但是SHC曾明确向他指出，人类有权拒绝执行机器人的错误命令。罗塞知道了这一点却仍然干了，就得承担责任。”

“那么罗塞如果拒绝了，岂不又违背SHC关于尽一切可能救治伤员的命令？”

“也许是这样，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发生。法庭不会去考虑一件不曾发生的事实的，教授先生。”律师再次转向华尔顿夫人，“夫人，你看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浪费时间了呢？这纯粹是件法律的问题，和科学没有丝毫关系，哪怕是最有名气的科学家也帮不了你的忙。”

梅丽吃了一惊，从来没人这样对鲁文基说过话。然而教授正在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根本没听见大律师的讥讽。“好吧，法庭可以不理睬不曾发生的事，但是律师先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案子扯到‘禁止把人改造成机器’这条法律上去呢？你不能把问题反过来看吗？也就是罗塞并没有替鲍曼安装机器的身体，而是替王子那副机器身体安装了个人的头颅而已。当时鲍曼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空难法